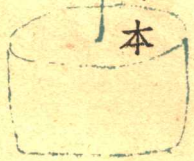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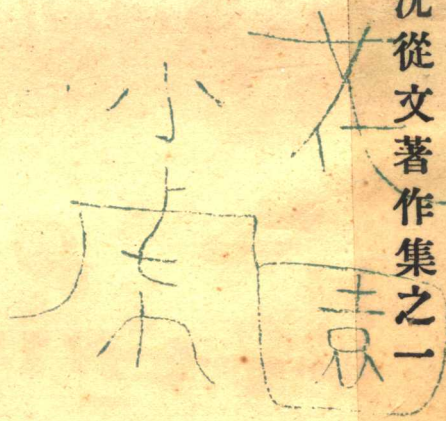


# 月下小景

改訂本



沈從文著作集之一



## 題記

這祇是些故事，除第一篇月下小景在外，本事全部分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諸經。我因為在青島大學裏教小說史，對於六朝志怪，唐人傳奇，宋人白話小說，在形體方面，如何發生長成，加以注意，覺得提到這個問題的，有所說明，皆不詳盡，使人惑疑。我想多知道一些，曾從真誥，法苑珠林，雲笈七籤諸書中，把凡近於小說故事的記載，掇輯抄出，分類排比，研究牠們記載故事的各種方法，且將牠同時代或另一時代相類故事加以比較，因此明白了幾個爲一般人平時所疏忽的問題。另外又因爲抄到佛經故事時，覺得這些帶有教訓意味的故事，篇幅雖極短，卻常在短短篇章中，能組織極其動人的情節。主題所在，用近世眼光看來，與時代潮流未必相合。但故事取材，上自帝王，下及蟲豸，故事布置，又常常恣縱不可比方，祇據支配材料的手段組織故事的文體而言，實在也可以作爲「大衆文學」，「童話教育文學」以及「幽默文學」者參攷。我有個親戚張小五，年紀方十四歲，就在家中同他的姐姐哥哥辦雜誌，幾個青年小孩子，自己寫作，自己鈔印，自己裝訂，到後還自

已閱讀。也歡喜給人說故事，也歡喜逼來說故事。我想讓他明白一千年以前的人說故事的已知道怎樣去說故事，就把這些佛經記載，爲他選出若干篇，加以改造，如今這本書，便是這故事一小部分。本書雖署明「輯自某經」，其實則祇可說是就某經取材，重新處理。不過時下風氣，抄襲者每每諱言抄襲，雖經明白摘發，猶復強詞奪理，以飾其迹，其言雖辯，其醜彌增。張家小五是小孩子，既歡喜作文章，受好作品影響的機會必多，我的意思，卻在告他：「說故事時，若有出處，指明出處，並不丟人。」且希望他能夠將各故事對照，明白死去了的故事，如何可以變成活的，簡單的故事，又如何可以使牠成爲完全的。中國人會寫「小說」的彷彿已經有了很多人，但很少有人來寫「故事」。在人棄我取意義下，這本書便付印了。

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青島。

這些故事照當時估計，應當寫一百個，因此寫他時前後都留下一個關節，預備到後來把牠連綴起來，如天方夜譚或十日談形式。

但我的時間精力不許我那麼辦，到後來不特不便再寫下去，卽如寫成了陸續在新月，現代發表的幾篇。想把文字修改整齊一下也不容易，就忽忽付印了。這是這本書內容

前後不大接頭的原因。現在過了三年，這本書還是只能在字句間秩序上略微改動情形。下付印，心中很覺得難受。

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。

三十年一月十二日在昆明重校改學。時天氣晴明，殿冬中尚有迎春花，在淺灰枯草中開放。小藍色花朵。陽光清晨從門入，照在牆上一片黃。中午從屋頂瓦隙入，照在牀鋪上，作成酒盞大一餅一餅。黃昏從窗口入，照在書架上，使人起「夕陽雖好只是黃昏」感。夜中用菜油燈作事，便於從薄黃微明燈光下，回憶陽光，并溫習陽光下種種人生。唉，人生。從文題記。

# 錄 目

---

月下小景	一
尋覓	二〇
女人	三六
扇陀	四七
愛慾	五七
獵人故事	一〇七
一個農夫的故事	一三七
醫生	一四七
慷慨的王子	一五五

## 月下小景

初八的月亮圓了一半，很早就懸到天空中。傍了××省邊境由南而來的橫斷山脈長嶺脚下，有一些爲人類所疏忽歷史所遺忘的殘餘種族聚集的山砦。他們用另一種言語，用另一種習慣，用另一種夢，生活到這個世界一隅，已經有了許多年。當這松杉挺茂嘉樹四合的山砦，以及砦前大地平原，整個爲黃昏占領了以後，從山頭那個青石礮堡向下望去，月光淡淡的灑滿了各處，如一首富於光色和諧雅麗的詩歌。山砦中，樹林角上，平田的一隅，各處有新收的稻草積，以及白木作成的谷倉。各處有火光，飄颻着快樂的火燄，且隱隱的聽得着人語聲，望得着火光附近有人影走動。官道上有馬項鈴清亮細碎的聲音，有牛項下銅鐸沈靜莊嚴的聲音。從田中回去的種田人，從鄉場上回家的小商人，家中莫不有一個溫和的臉兒，等候在大門外，廚房中莫不預備得有熱騰騰的飯菜，與用瓦罐燉熱的家釀燒酒。

薄暮的空氣極其溫柔，微風搖蕩大氣中，有稻草香味，有爛熟了的山果香味，有甲蟲

類氣味，有泥土氣味。一切在成熟，在開始結束一個夏天陽光雨露所及長養生成的一切。一切光景具有一種節日的歡樂情調。

柔軟的白白月光，給位置在山岨上石頭碉堡，畫出一個明朗朗的輪廓，碉堡影子橫臥在斜坡間，如同一個巨人的影子。碉堡缺口處，迎月光的一面，倚着本鄉寨主獨生兒子儼佑，儼神所保佑的兒子，身體靠定石牆，眺望那半規新月，微笑着思索人生苦樂。

「……人實在值得活下去，因為一切那麼有意思，人與人的戰爭，心與心的戰爭，到結果皆那麼有意思。無怪本族人英雄追趕日月的故事。因為日月若可以請求，或強迫，要牠停頓在那兒時，牠便停頓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」

這故事是這樣的：第一個××人，用了他武力同智慧得到人世一切幸福時，他還覺得不足，貪婪的心同天賦的力，使他勇往直前去追趕日頭，找尋月亮，想征服主管這些東西的神，勒迫牠們在有愛情和幸福的人方面，把日子去得慢一點，在失去了愛心子為憂愁失望所嚙蝕的人方面，把日子又去得快一點。結果這貪婪的人雖追上了日頭，卻被日頭的熱所烤炙，在西方大澤中就渴死了。至於日月呢，雖知道了這是人類的慾望，卻祇是萬物中之一的慾望，故不理會。因為神是正直的，不阿其所私的，人在世界上並不是唯一

的主人，日月不單爲人類而有。日頭爲了給一切生物的熱和力。月亮爲了給一切蟲類唱歌，用這種歌聲與銀白光色安息勞碌的大地。日月雖然仍若無其事的照耀着整個世界，看着人類的憂樂，看着美麗的變成醜惡，又看着醜惡的稱爲美麗，但人類太進步了一些，比一切生物智慧較高，也比一切生物更不道德。既不能用嚴寒酷熱來困苦人類，又不能不將日月照及人類，故同另一主宰人類心之創造的神，想出了一個辦法，就是使此後快樂的人越覺得日子太短，使此後憂愁的人越覺得日子過長，人類既然憑感覺來生活，就在感覺上加給人一種處罰。

這故事有作爲月神與惡魔商量結果的傳說，就因爲惡魔是在夜間出世的人。皆相信這是月亮作成的事，與日頭毫無關係。凡一切人討論光陰去得太快，或太慢時，卻常常那麼詛咒：「日子，滾你的去罷。」痛恨日頭而不憎惡月亮，土人的解釋，則爲人類性格中，慢慢的已經神性漸少，惡性漸多。另外就是月光較溫柔和平，給人以智慧的冷靜的光，卻不給人以坦白直率的熱，因此普遍生物皆歡喜月光，人類中卻常常詛咒日頭。約會戀人的，走夜路的，作夜工的，皆覺得月光比日光較好。在人類中討厭月光的祇是盜賊，本地地方土人中卻無盜賊，也缺少這個名詞。



這時節，這一個年紀還剛祇滿二十一歲的岩主獨生子，由於本身的健康，以及從另一方面所獲得的幸福，對頭上的月光正滿意的會心微笑，似乎月光也正對了他微笑。傍近他身邊，有一堆白色東西。這是一個女孩子，把她那長髮散亂的美麗頭顱，靠在這年青人的大腿上，把牠當作枕頭安靜無聲的睡着。女孩子一張小小的尖尖的白臉，似乎被月光漂過的大理石，又似乎月光本身。一頭黑髮，如同用冬天的黑夜作為材料，由盤據在山洞中的女妖親手紡成的細紗。眼睛，鼻子，耳朵，同那一張產生幸福的泉源的小口，以及頰邊微妙圓形的小渦，如本地人所說的接吻之巢窩，無一處不見得是神所着意成就的工。作。一微笑，一眯眼，一轉側，都有一種神性存乎其間。神同魔鬼合作創造了這樣一個女人，也得用侍候神同對付魔鬼的兩種方法來侍候她，纔不委屈這個生物。

女人正安安靜靜的躺在他的身邊，一堆白色衣裙遮蓋到那個修長豐滿柔軟溫香的身體，這身體在年輕人記憶中，祇彷彿是用白玉，奶酥，菓子同香花，調和創築成就的東西。兩人白日裏來此，女孩子在日光下唱歌，在黃昏裏與落日一同休息，現在又快要同新月一樣甦醒了。

一派清光灑在兩人身上，溫柔的撫摩着睡眠者全身。山坡下是一部草蟲清音繁複

的合奏。天上那規新月，似乎在空中停頓着，長久還不移動。

幸福使這個孩子輕輕的歎息了。

他把頭低下去，輕輕的吻了一下那用黑夜搓成的頭髮，接近那魔鬼手段所成就的東西。

遠處有吹蘆管的聲音。有唱歌聲音。身近旁有班背螢，帶了小小火把，沿了碉堡巡行，如同引導得有小仙人來參觀這古堡的神氣。

當地年青人中唱歌聖手的讎佑，恐驚了女人，驚了螢火，輕輕的輕輕的唱：

龍應當藏在雲裏，

你應當藏在心裏。

.....

女孩子在迷胡夢裏，把頭略略轉動了一下，在夢裏回答着：

我靈魂如一面旗幟，

你好聽歌聲如溫柔的風。

他以爲女孩子已醒了，但聽下去，女人把頭偏向月光又睡去了。於是又接着輕輕的

唱道：

人人說我歌聲有毒，

一首歌也不過如一升酒使人沈醉一天，

像那傳了蜂蜜的言語，

一個字也可以在我心上甜香一年。

女孩子仍然閉了眼睛在夢中答着：

不要冬天的風，不要海上的風，

這旗幟受不住狂暴大風。

請輕輕的吹，輕輕的吹；

（吹春天的風，溫柔的風）

把花吹開，不要把花吹落。

小砦主明白了自己的歌聲可作為女孩子靈魂安寧的搖籃，故又接着輕輕的唱道：

有翅膀鳥雖然可以飛上天空，

沒有翅膀的我卻可以飛入你的心裏。

我不必問什麼地方是天堂，

我業已坐在天堂門邊。

女孩又唱：

身體要用極強健的臂膀擁抱，

魂靈要用極溫柔的歌聲擁抱。

若主的獨生子儼佑，想了一想，在腦中搜索話語，如同寶石商人在口袋中搜索寶石。口袋中充滿了放光眩目的珠玉奇寶，卻因為數量太多了一點，反而選不出那自以為極好的一粒，因此似乎受了一點兒窘。他覺得神祇創造美和愛，卻由人來創造讚譽這神工的言語。向美說一句話，為愛下一個註解，要適當合宜，不走失感覺所及的式樣，不是一個平常人的能力所能企及。

「這女孩子值得用龍朱的愛情裝飾她的身體，用龍朱的詩歌裝飾她的人格。」他想到這裏時，覺得有點慚愧了，口吃了，不敢再唱下去了。

歌聲作了女孩子睡眠的搖籃，所以這女孩子纔在半醒後重復入夢。歌聲停止後，她也就驚醒了。

他見到女孩子醒來時，就裝作自己還在睡眠，閉了眼睛。女孩從日頭落下時睡到現

在，精神已完全恢復過來，看男子還依靠石牆睡着，擔心石頭太冷，把白披肩搭到男子身上去後，傍了男子靠着。記起睡時滿天的紅霞，望到頭上的新月，便輕輕的唱着，如母親唱給小寶寶聽催眠歌。

睡時用明霞作被，

醒來用月兒點燈。

砦主獨生子咪的笑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四隻放光的眼睛互相瞅定，各人安置一個微笑在嘴角上，微笑裏卻寫着白日中兩個人的一切行爲，兩人似乎皆略略爲先前一時那點回憶所羞了，就各自向身旁那一個緊緊的擠了一下，重新交換了一個微笑。兩人發現了對方臉上的月光那麼蒼白，於是齊向天上所懸的半規新月望去。

遠遠的有一派角聲與鑼鼓聲，爲田戶巫師禳土酬神所在處，兩人追尋這快樂聲音的方向，於是向山下遠處望去。遠處有一條河。

「沒有船舶不能過那條河，沒有愛情如何過這一生？」

「我不會在那條小河裏沈溺，我祇會在你這小口上沈溺。」

兩人意思仍然寫在一種微笑裏，用的是那麼曖昧神祕的符號，卻使對面一個從這微笑裏明明白白，毫不含糊。遠處那條長河，在月光下蜿蜒如一條帶子，白白的水光，薄薄的霧，增加了兩人心上的溫暖。

女孩子說到她夢裏所聽的歌聲，以及自己所唱的歌，還以為他們兩人皆在夢裏。小砦主把剛纔的情形說明白時，兩人笑了許久。

女孩子天真如春風，快樂如小貓，長長的睡眠把白日的疲倦完全恢復過來，因此在月光下顯得異常活潑，如一尾魚在急流清溪裏。

女孩子祇想說話，全是說些遠無邊際的，與夢無異的，年青情人在狂熱中所能說的糊塗話和蠢話。

小砦主說：

「不要說話，讓我好在所有的言語裏，找尋讚美你眉毛頭髮美麗處的言語！」

「說話呢，是不是就妨礙了你的諂諛？一個有天分的人，就是諂諛也顯得不缺少天

分！

「神是不說話的。你不說話時像……」

「還是做人好！你的歌中也提到做人的好處！我們來活活潑潑的做人，這纔有意思呢！」

「我以為你不說話就像何仙姑的親姊妹了。我希望你比你那兩個姐姐還稍呆呆一點，因為得呆呆一點，我的言語字彙裏，纔有可以形容你高貴處的文字。」

「可是，你會同我說過，你也希望你那隻獵狗敏捷一點。」

「我希望牠靈活敏捷一點，為的是在山上找尋你比較方便，為我帶信給你時也比較妥當一點。」

「希望我笨一點，是不是也如同你希望羚羊稍笨一樣，好讓你嗾使那隻獵狗咬我時，不至於使我逃脫？」

「好的音樂常常是複音，你不妨再說一句。」

「我記得到你也希望羚羊稍笨過。」

「羚羊稍笨一點，我的獵狗纔可以趕上牠，把牠捉回來送你。你稍笨一點，我纔有相

當的話頌揚你！」

「你口中體面話夠多了，你說說你那些感覺給我聽聽，說謊若比真實更美麗，我願意聽你那些美麗的謊話。」

「你占領我心中的空間，如同黑夜占領地面一樣。」

「月亮起來時，黑暗不是就祇占領地面空間很小很小一部分了嗎？」

「月亮照不到人心上的。」

「那我給你的應當也是黑暗了。」

「你給我的是光明，但是一種眩目的光明，如日頭似的逼人燿耀。你使我糊塗。你使我卑陋。」

「其實你是透明的，從你選擇諂諛時，證明你的心現在還是透明的。」

「清水裏不能養魚，透明的心也不一定能夠積存辭藻。」

「江中的水永遠流不完，心中的話永遠說不完。不要說了。一張口不完全是說話用的！」

兩人爲嘴唇找尋了另外一種用處，沈默了一會。兩顆心一同的跳躍，望着做夢一般



月下的長嶺，大河，砦堡，田坪。蘆管聲音似乎爲月亮所溼，音調更低鬱沈重了一點。砦中的角樓，第二次擂了轉更鼓，女孩子聽到時，忽然記起了一件事。把小砦主那顆年青聰慧的頭顱捧到手上，眼眉口鼻吻了好些次數，向小砦主搖搖頭，無可奈何低低的歎了一聲氣，把兩隻手舉起，跪在小砦主面前來梳理頭上散亂了的髮辮，意思想站起來，預備要走了。小砦主明白那意思了，就抱了女孩子，不許她站起身來。

「多少螢火蟲還知道打了小小火炬遊玩，你忙些什麼？走到什麼地方去！」

「一顆流星自有牠來去的方向，我有我的去處。」

「寶貝應當收藏在寶庫裏，你應當收藏在愛你的那個人家裏。」

「美的都用不着家：流星，落花，螢火，最會鳴叫的藍頭紅嘴綠翅膀的王母鳥，也都沒有家的。誰見過人蓄養鳳凰呢？誰能束縛着月亮呢？」

「獅子應當有牠的配偶，把你安頓到我家中去，神也十分同意！」

「神同意的人常常不同意。」

「我爸爸會答應我這件事，因爲他愛我。」

「因爲我爸爸也愛我，若知道了這件事，會把我照××人規矩來處置。若我被繩子